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松风万壑

| 梁世雄小传 |

LIANG SHIXIONG XIAO ZHUAN

蔡贤丽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松风万壑

| 梁世雄小传 |

LIANG SHIXIONG XIAO ZHUAN

蔡贤丽 著



■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风万壑：梁世雄小传 / 蔡贤丽著. —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8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ISBN 978-7-5362-5501-2

I. ①松… II. ①蔡… III. ①梁世雄—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482号

责任编辑：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
责任技编：罗文轩 谢芸
装帧设计：杨易欣

松风万壑：梁世雄小传

SONGFENG WANHE LIANG SHIXIONG XIAOZHUAN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75

ISBN 978-7-5362-5501-2

定 价：38.00元

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副主任	程 扬	吴伟鹏		
主 编	李劲堃			
副主编	许永波	李健军	熊育群	李清泉
编 委	刘金华	王 永	李若晴	陈 迹
	王 艾	戴 和	谢海宁	李 颖

序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新国画”运动密不可分。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新国画”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命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折衷中外、融汇古今，注重现实关怀、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继“二高一陈”后，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

在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增强广东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丛书。

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丛书遵循从史到论，论从史出，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

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

001	一 /	求学广州
007	二 /	师法前辈
013	三 /	走南闯北
032	四 /	外师造化
036	五 /	宝岛掠影
043	六 /	塞外胡杨
046	七 /	周游世界
050	八 /	师从关黎
058	九 /	以书入画
064	十 /	连开画展
073	十一 /	筹建岭南画派纪念馆
077	十二 /	频频报料 成人之美
080	十三 /	笔意墨韵的驾驭者
104	十四 /	画家论艺
121	附一 /	艺术年表
129	附二 /	参考资料

一 / 求学广州

1933年3月10日，这一天清晨，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一阵微雨才过，空气中便荡满了新叶抽芽的清香和浓烈的花香。阳光掠进一处小院子里，照得几棵榕树新发的嫩绿叶子上的雨滴晶莹剔透。院墙外一树红棉花含满雨水次第绽放，红如胭脂。

梁晚新匆匆穿过榕树的绿荫，步子轻快有力，清新的空气令他精神不由一振。这位三十多岁的农民一直性情内敛，举止平和。常年的农村耕作生活，亲近土地让他焕发无限生机，充满活力。今天梁家上下一片欢腾，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小生命降临到世间。梁晚新此刻正为这第一个儿子的降生而欣喜若狂，并亲自为儿子取名世雄，取其发达于世间之意。却不想，这名字的祝愿日后竟然实现，这哭声响亮的孩子，将成为广东现代岭南画派史上一位大家，他便是梁世雄。

梁世雄生活的地方是南方水乡，村前数棵挺拔的红棉树和几棵枝繁叶茂的古榕树下，蜿蜒的小河在欢唱，郁郁葱葱的桑基鱼塘、绿油油的稻田和那不时散发着诱人稻香的田园风光，哺育着少年的梁世雄。他时常在小河里戏水，还划着家乡特有的龙标艇去采摘番石榴、钓鱼，饱览这故乡亲切动人的景色。

春风催开了漫山的野花，催绿了满树的新叶。和暖的阳光晒着河沟、水田里的水波，青蛙轻捷地在池塘旁跳着，从一片碧绿的荷叶上跳到另一片荷叶上，鼓噪着，歌颂这快乐的春天的到来。一身合适的蓝衣服，里面衬着洁白的衬衫，脚上穿着一双妈妈精心缝制的黑布鞋，小世雄更加显得英俊。长长睫毛下忽闪着的明亮的眼睛，总是不停地在观察着什么。他最喜爱那有生命的东西，爱青蛙，爱小鸡，爱水塘里怡然自得的鱼和虾，爱这水乡里美丽的景色。

他不明白，鱼为什么会在水里游；那虾多美丽，透明，晶亮。站在塘边，他仔细地观看着，常常忘了时间。一直到妈妈找他回去吃饭，他还边走边张望着这些可爱的小动物。这碧绿的星斗塘，是他的乐园，是他生命的摇篮。他每天不知



2003年春节，梁世雄于家中留影

要来这里多少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启迪着他的心灵，吸引着他那充满幻想、探索的好奇心。也许冥冥中注定他要与画画结缘，在他尚未懂事之前，就曾见到许多画画的人前来写生，那时候的梁世雄，深深被这些一笔一画便将美景赋之纸上的画面所吸引，如入美丽幻境，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那时梁世雄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要学画画，画出这美丽的景色。”

但是梁世雄却没能早早实现他学画的愿望，在他四岁的时候，父亲养猪时被大锅猪食给烫伤，带着满身伤痕回家后，不久就撒手西归。家境的艰难，让梁世雄未能早早步入学画的轨迹，却磨练了梁世雄坚强的意志，为他以后的人生铺陈了伏笔。

不幸的家庭生活没能磨灭梁世雄对艺术的热爱，没钱买纸笔，他就在心中默默地观察，静静地站在那些画家们身边，仔细看他们如何用五颜六色的颜料描画出家乡风景。观看画家们写生，学着他们的动作在沙地上描画着，成了梁世雄幼年时期最大的享受。

而这一切，被细心的舅舅看到了，孩子幼稚的心灵渴望得到的不是同龄孩子所喜爱的玩具，而是画画的工具。有一天，舅舅手上拿了一包用麻布包着的东西，向在水塘边看人作画都看呆了的梁世雄快步走来。梁世雄高兴地迎着舅舅飞奔过去。舅舅三步并做两步，赶到孩子面前，蹲下身子，把手上的礼物举到外甥面前：“舅舅送你，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梁世雄打开一看，一盒十二色的水彩颜料，他不敢相信地看着舅舅，这真是送他的礼物吗？这些是他梦寐以求的。舅舅高兴地抱起梁世雄，摸着他的小脑袋说：“以后就用这色彩笔好好画几幅画给舅舅看吧。”得到这个鼓励，梁世雄欣喜异常，更加喜欢画画，从此，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展现在少年梁世雄的面前。

不久，村里一户人家开了一间小小的油纸伞作坊，为了吸引顾客，推销产品，

2007年，梁世雄与家人合影于
中山大学蒲园餐厅



需要在那一把把油纸伞上画些花草及山水。这些简单的工艺美术品，深深吸引了梁世雄，他经常在一旁观摩工人们描画，跃跃欲试。

有一天，梁世雄鼓起勇气走到作坊的主人跟前，深深鞠了个躬说：“我也想在这里打零工，在油纸伞上画画，我会画很多的花草与虫鸟，请您让我试一试吧。”

作坊主老早就留意到这个痴迷的孩子，他对梁世雄说：“画一百把伞才有十个铜板，你愿意吗？”

梁世雄毫不犹豫地地点头，于是作坊主当天就同意他将伞拿回家里画，而梁世雄也成了作坊里年纪最小的画工。虽然工钱很少，画一百把伞才得一点报酬，但这最初的“勤工俭学”使梁世雄有机会接触工艺美术，同时，还能用这微薄的报酬去购买他所渴望得到的纸、笔和颜料。就这样，他的第一幅作品，便是画在油纸伞上的一幅小画。

每个在绘画上有成就的人，都少不了伯乐的提携。梁世雄在入读佛山市民秀小学的时候，机缘巧合遇到了他的第一位伯乐何湛机老师，自此从小学到南海县立一中的求学生涯中，都是何湛机教他画画。何湛机与岭南画派颇有渊源，他跟随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黄少强学画，接触到岭南画派很多的画作。何湛机在教学中发现梁世雄与其他孩子不同，对美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和执着的追求，他便花心思教导梁世雄。在当时，小学老师的生活非常清贫，但是在何老师家中，却有另一种“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许多的旧杂志、旧报纸。由于何老师是个美术爱好者，他把从旧书刊中剪下来的各种五光十色的印刷资料收集并剪贴好，每当梁世雄去何湛机家里玩的时候，何湛机就将这些剪贴小画幅拿出来，借给梁世雄观看并临摹。梁世雄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看到当时许多大画家的作品，其中有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高奇峰的作品。梁世雄尤其喜爱高奇峰所画的老虎，他曾经夜以继日地临摹。何湛机的爱心与慧眼滋润着梁世雄幼小的心灵，进一步启迪了他对绘

金洲小景 1958年 136cm×68cm



画的热爱。那时候学校的宣传墙报栏，就是由梁世雄带领几个同学一起创作的，在这片小小天地里，梁世雄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感觉到莫大的喜悦。上初中之后，梁世雄萌发当个小学或初中的美术老师的梦想，觉得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职业。但是人的际遇造化是难以想象的，梁世雄后来当上大学教授，这在他小时候的世界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命运在不经意间，巧手一推，就改变了既定的轨道，向着另一个方向走了。

梁世雄在家乡一遍一遍地描绘岭南的田园风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绘画技巧的提高，逐渐感到自己无法用画笔表达出旖旎风景那包罗万象的变化，他不满足于一盒水彩颜色的涂鸦，他向往到更高的学府去深造。

十六岁那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梁世雄毅然离开故乡，只身前往广州求学。那时广州有市艺专与省艺专，梁世雄就询问当时同时想报考的人，都说省艺专是广东省最高的艺术学府，于是他就决定报考广东省立艺专了。

当时的省立艺专就设在现在的光孝寺里面，正逢战乱时期，寺庙里没有僧人，全部搬走了，学校就在寺庙里找了一栋楼安住师生。那里有他向往的导师，有浓郁的艺术气氛，有像他一样对艺术非常热爱的莘莘学子。

1949年9月，他进入省立艺专，但是学习的时间也没有持续多久，10月广州解放，当时没有课上，不少人走了，就几个新来的学生与原先学校里零散的几个教职员一起留守学校。1950年3月，广东省立艺专与广州市立艺专合并，成立了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分出四个专业，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当时欧阳山出任学院的院长，他是延安的老作家，学校秘书长是陈残云。一夜之间，艺术学校变成了革命学校，不仅减免了学费，连住宿与吃饭都全部包办，还能领取助学金，学生们都欣喜异常。但是课没上几天，由于工作需要，全校师生被通知停课参加“土改”。

梁世雄总共参加了两次“土改”，第一次是在深圳宝安沙头角的沙头村。第一次经过中英街，一到晚上对比就很强烈，内地这边一片漆黑点着油灯，香港那边是灯火通明亮着电灯，而且当时驻港的英兵还不停地将强光探照灯打过来照射乡政府示威。第一次见识了外面的世界，给梁世雄带来不小的冲击与震撼。梁世雄在这次“土改”经历中学会一样东西，身在哪儿心也安住在哪儿，不允许画画，就安心做“土改”工作，不停地找农民讲政策，不去抱怨妄想，为他以后的学画与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心理基础。

第二次“土改”工作是在云浮山区的三都村，那里是云浮最贫穷的地区，一年都吃不上几顿饱饭，粥水里只有几粒米，梁世雄还因为长期食用木薯而患上水肿。因为有了上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历，这一次开展起来就有经验多了。梁



上：2003年，梁世雄在逸品堂举办画展时，与一班美术兴趣班小学生合影

中：2002年，梁世雄与女儿、女婿合影于小洲村大画室

下：2005年，梁世雄与太太容璞为外孙女庆祝生日

世雄一直坚持到最后。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梁世雄锻炼了胆识，敢在众人面前大声演讲，既不怕场，思路也清晰。而且在那里，他开始体悟一些艺术追求，中国传统的美德与新中国赋予的民族主义情感及集体主义思想开始融合，他虽没有拿起画笔，但是他开始思索一些画面应该结合的时代特色。生活中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情感，也令他澄怀观照，注重在画面里融入感情，开始了一种“一棵大树、一个人生、一种境界”的思索。

二 / 师法前辈

“土改”工作结束还未回到学校，梁世雄还在云浮进行工作总结的时候，另一个转折点又到来。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胡一川从北京来到云浮市参加教师座谈会，梁世雄作为学生代表也列席会议。胡一川当时说，中央很关心华南的美术工作，决定办一个中南区的美术专科学校，定址在武汉，问大家愿不愿意去。胡一川带来的信息令师生们非常激动，所有人都表示愿意去。这个学校面向五省招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与河南，梁世雄渴望已久的再次学习绘画的机会又重新降临。

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为梁世雄的学画生涯打开了一扇窗，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素描水彩的基础训练，开始了他真正的艺术生涯。在省立艺专学习的短暂时间里，梁世雄只是扩大了自己学习绘画的视野，但是在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梁世雄能亲耳聆听艺术家们的教诲，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原作，也认识了艺术上的种种流派，全面而系统地展开学习，比如古典派、印象派、野兽派以及中国的海派、岭南画派，等等。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土改”回来之后，梁世雄一度想快点出去工作，理想就是当个小学的美术老师。因为学校恢复教学工作，黄新波是当时美术系的系主任，一恢复上课就要求学生自发填写志愿，可以各自申报读两年还是三年专科。

黄新波逐个找学生了解思想情况。梁世雄当时在所有学生中年龄偏小，他向黄新波表示，自己想读两年然后出去找工作。也许是看好梁世雄的画画底子，黄新波拒绝了梁世雄只读两年的要求，让他读三年。这个决定可以说改变了梁世雄一生的轨迹。梁世雄后来回忆说，这三年的学习太关键了，除了打下坚实的基础外，毕业后由于良好的绘画技巧及出色的学生干部工作，他被学校留校分配到国画系当教师。一直到1958年，广州成立了广州美术学院，梁世雄也一并跟随学校



左：1956年，
梁世雄毕业于
中南美术专科
学校

右：1956年，
梁世雄在留校
工作期间临摹
苏联油画原作

回迁继续担任教师工作。当时广州美术学院也是面向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招生，教学范围比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更为广泛，与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是并列的三大美术教育机构。从广东省立艺专到广州美术学院，梁世雄一直在学校学习工作，被后人戏称为几朝元老。

在中南美专读书的时候，由于梁世雄吃苦耐劳、努力勤奋，同学与老师都给予他极大的信任，选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在别人专心学习的时候，他还得多担负一份社会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三年紧张的学校生活转眼就结束了，学校要选派一些优秀学生出国深造，这个机会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来说弥足珍贵，令人称羡。学校本来拟派梁世雄前往波兰留学，学习陶瓷工艺美术，但是在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时候，梁世雄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个机会。梁世雄心里清楚，自己对中国画创作有浓厚的兴趣，并愿意以此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虽然出国留学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太难能可贵了，但是陶瓷艺术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内，勉而为之难以持久。现在看来梁世雄选对自己的道路，但是在当时来说真的不容易，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画尚处于虚无主义的争论阶段，许多“中国画不能表现重大题材”之类的言论出现，所以中国画系在当时看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只能称为“彩墨系”，由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导师挂帅，在中南美专成立了彩墨画系。尽管如此，梁世雄还是铁了心，宁愿在彩墨系当一名小小的干事助教，也不想出国去学陶瓷。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直到1993年退休，梁世雄就没有离开过国画系。

自1956年，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大师创建中国画系开始，直到后来杨之光、梁世雄相继任系主任，近四十年间，中国画系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那时候关山月、黎雄才先生每年都会邀请国内的名画家们来学院上课，示范

讲演，曾先后请过北京的李可染、叶浅予、黄胄、李苦禅，江浙的潘天寿、程十发、陆俨少、唐云、谢稚柳、刘海粟，南京的傅抱石、宋文治、亚明，西北的石鲁等来学院讲学。梁世雄也得以亲耳聆听大师们的教诲，并亲眼观摩大师们娴熟的绘画技法示范，深刻体会大师们的创作思想，这些对日后梁世雄的国画创作，影响非常深。正如世人对梁世雄作品的评价：“巧融南与北，秀丽复雄强。”

当时山水科有一位教授叫卢振寰，前来任教时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他原来是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人员，属于国画研究会成员，在山水画方面的功力很深。那时风气很开放，没有所谓的宗派之分，黎雄才非常敬重并推崇老先生的画画技法，请他来上课。卢振寰传统的技法很好，随时都可以在课堂上画出来给学生看，人又随和，与学生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在课堂上笑眯眯的。卢振寰受聘来教学的时候是84岁，一直坚持教学到93岁去世，他每次来上课不坐车，都是走路，走路是他的养生方法。梁世雄有时陪他走回家的时候，卢振寰便一次次给他讲解历代传统名家技法、南派北派的区别在哪里。

黎雄才的学生李国华老先生也曾经在国画系兼任客座教授，梁世雄记得他为学生现场临摹都是一笔一笔毫不马虎，梁世雄自此也学会每次上课，先给学生从头到尾临摹一次。

1959年潘天寿来美院讲学，由关山月主持，请潘天寿给学生和老师讲讲如何题款盖印。潘天寿对题款盖章非常讲究，在他看来，一张画的题款，字落笔的位置，印章盖在哪儿，都包含很多的学问。潘天寿曾提出过他的主张，画国画应三三制，三分之一书法，三分之一画画，三分之一读书。这种提法对梁世雄影响极大，他后来花了很多工夫在书法上，就是受到老先生们的影响。

篆刻家黄文宽也曾来给国画系上课，他是梁世雄专门上门邀请来的老先生。20世纪60年代，黄文宽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工作，他知识渊博，能讲又有修养，



1960年，潘天寿来广州美术学院讲课，前排右一为胡一川，右二为潘天寿，左一为梁世雄

曾写过有关《兰亭序》的论文，在全国得了奖。梁世雄与他交往比较密切，每次黄文宽上完课，梁世雄总要亲自将他送回到家门口。黄文宽刻图章很有名，在这一方面对梁世雄也有影响。他与梁世雄的交往中慢慢也看出梁世雄存在的一些不足。有一次黄文宽专门请梁世雄去他家喝茶，为他讲了八个字：“知过必改，得能莫忘”，意思是你不要把自己的好经验丢掉。梁世雄自此很注意温故而知新，尤其是在书法与绘画上，梁世雄注重保留过往的写生与书法的练习本，时不时拿出来看看有没有进步，有些字写得好，不一定后面还能写出来，他在老先生的提点与自己的实践下也明白了，有时候书法与画画不一定能超越前个时期，跨越自己其实不容易。

李可染来讲课的时候，梁世雄也与他有过交往。那时李可染70多岁了，对前往拜访的梁世雄很热情，也很健谈。李可染与后辈聊天很随意，梁世雄向他请教技法的时候，他对梁世雄说：“我画画很慢，想快也快不了，别人总觉得我量少而精，其实是因为我画得慢，尤其上色的时候，要慢慢加重，我画一张小画，都要一个礼拜，很多人认为这样很好，但是我却很苦恼。我羡慕下笔豪爽的人。只是我慢慢加，风格就比较厚重，整体感强一点。”

除了学习国画技法，关、黎二人还特别注重对学生的传统文化修养的训练。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的课程设置中还保留着书法、诗词、古代汉语等课程，主讲的老师是从中山大学请来的名师，容庚、商承祚等人也都曾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座上宾”。

由于关山月、黎雄才二人不断利用各种机会邀请许多知名的画家前来讲学，梁世雄也得以吸收各家的优点。后来梁世雄回忆，在老先生们的讲学中，他一点点总结整理，形成自己在绘画上的一番见解，对此张绰在《岭南派画家梁世雄的艺术道路》一文里有比较到位的评述。张绰认为，梁世雄从关山月那里学到了构

20 世纪 70 年代，梁世雄
为学生画示范作品



图变化、取势，落笔大胆，收拾小心，即“笔未到，气已吞”“剑胆琴心”，以及书法入画，重视“画眼”等长处；又从黎雄才那里学到落笔注意贯气、渲染、层次、浑厚，以及笔墨的变化多姿等技法。另外，梁世雄还从许多知名画家前来讲学中受到启发。如潘天寿，其画破常规，创新格，布局敢于造险、破险，笔墨浓重豪放，有金石味，色彩单纯，气势磅礴；如傅抱石，线条飘逸挺秀，设色沉厚，皴法融合诸家，善于将水、墨、色融合一体，达到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又如李可染，不仅结构新颖，气势宽畅，而且墨色整体性很强。学习这些长处，对于梁世雄日后跨出老师的门槛，创造自己的风格，还是很有用处的。

梁世雄的画作里有不少大画，他曾在很多场合表示过，之所以会创作大幅作品，主要是受老一辈艺术家的影响，有时候老人家随意一句话，对他而言却有豁然启发。比如梁世雄第一次去香港见到赵少昂先生，两人在聊天中，赵少昂随意一说，自己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画小品多，但是没有大的制作。那时候赵少昂已经 80 多岁了，梁世雄很疑惑，这个年纪创作几幅大画还是可以的。但是赵少昂的回答多少令梁世雄感觉心酸。赵少昂说：“我已经 80 多岁，却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要教不少学生，因为家里大小两桌人吃饭的问题，儿孙们上学的学费，都靠我的画与教学生来供应，我现在还处在为口粮奔波的阶段，没有精力腾出来完全专心创作，而大画的创作是需要心无旁骛的。”梁世雄一听之下，就暗中告诫自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放开手脚画点大幅作品。

而黎雄才先生很早就告诫过梁世雄，画山水画，一定要画几张大的，练胆。这好比指挥家指挥交响乐，不能总是指挥演奏一些小曲一样的道理。因为画过几张大画后，整个人的气派不一样，大画要控制得好是有很难度的，小品则可以坐下来慢慢画。在教学的后期，尤其是退休后，各方面条件好了，梁世雄便抓紧时间画了一批大画，包括六朝松、胡杨、太鲁阁、阿里山。梁世雄画大画喜画联屏，